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1

2007年1月8日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第三世界：二十大罪

衛建林¹

第三世界佔人類的大多數，從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第一頁起，就成為它製造的一切災難的最大承擔者。這種全球化的過程，亦即盤剝、劫掠、奴役、征服第三世界的過程。在經歷 20 世紀的巨大變故——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性衝擊——之後，在重新奪回剝奪的權利的時候，它就懷著一種瘋狂的、世紀末的復仇心理，集中自己的全部政治經驗和可以調動的所有手段，收拾第三世界了。

掃蕩第三世界在 20 世紀艱難奮鬥中所取得的一切權利和利益，把它拉回到 19 世紀殖民主義時代甚至更早那樣一種悲慘的、任人宰割的地位，讓這種地位固定化、永恒化成為“歷史的終點”，新自由主義正是他們最得心應手的利器。無論是強加、誘迫或是自願地

¹ 本文部分內容以〈新自由主義與第三世界〉標題刊於《紅旗文稿》2006 年第 23 期。

接受，無論是在拉美、非洲還是亞洲，新自由主義在整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實施過程和它的結果，都祇有兩個字：罪孽。這種罪孽，可以大體概括為 20 個方面。

第一，削弱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在我們的時代，國家主權、民族獨立是一切發展的決定性前提。它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取得的最大成果，當然也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徹底征服第三世界的最大阻力。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希望儘快發展起來，特別是在面臨強大外部威脅和進行爭奪的情況下，主權和獨立，具有根本性的地位。新自由主義下手的地方，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命穴。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理論，就是強迫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屈從於西方跨國公司和它的貿易規則，放棄維護自己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職能。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把“國家”、“獨立”這樣一些概念製造成為問題，而把壟斷資本控制的市場變成比國家更廣闊和更權威的空間，強制或誘迫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放棄對經濟與貿易活動的控制。這就使第三世界面對西方全球化的進攻，幾乎完全失去自我保護和反抗的能力，處於不設防的狀態了。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 2000 年舉行的第六屆“亞洲未來研討會”上發言，借用了拉美流行的“香蕉國”一語。所謂香蕉國，特指祇有單一經濟、受控於人的拉美小國。在第三世界國家，除了死心塌地投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族敗類和白癡，誰都懂得馬哈蒂爾在說什麼：

“香蕉國”的大種植園主向本國投資，他們實際上擁有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決定本國的政治。換句話說，當比本國政府富的外國向這個國家投資時，這個國家就成了該公司的一個封地，它的作用僅僅是使這個公司更富。

當大公司擁有大量財富並且比它們所進入的發展中國家更有影響的時候，他們就統治了這些國家的經濟。他們不會控制這些國家

的政治統治嗎？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些國家不再是獨立的了？如果這些公司的國家有實力利用它們以別的名義對這些國家實行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又如何呢？這些國家的人民和資源將會進入外國人手中。外國人以前能夠這樣做，他們為什麼不會再做呢？

我們的獨立、我們的自尊和尊嚴呢？

第二，以“保守”、“專制”、“獨裁”、“無賴”、“恐怖”等罪名，打擊和毀滅第三世界的健康力量，改變、顛覆能夠維護自己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對美國當局不那麼馴服的政府。通過有選擇地對第三世界一些所謂精英與政界人物進行收買、洗腦和培訓，高祭起“改革”、“創新”一類輝煌冠冕，培植順應和代表西方壟斷資本利益的政治勢力，餵養和扶持對自己奴顏婢膝並能夠有效地鎮壓人民反抗的政府。

第三，剝奪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主權。借助於全球媒體、教育業、娛樂業、廣告業、旅遊業和文化輸出，派出五花八門的技術援助組織、專家研究機構、和平隊、宗教團體、基金會等等，把西方文化中惟利是圖、以鄰為壑、享樂至上、傷天害理、追求物欲和感官刺激的，最野蠻、最骯髒、最頹廢、最狂亂的文化渣滓運進第三世界，一方面瓦解和毀滅第三世界民族文化的根基，一方面用精神鴉片毒化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和人們的靈魂，以埋葬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取消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精神、自我意識和歷史創造的主動性。

第四，在第三世界推行“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觀念更新運動，製造和深化對西方首先是美國的盲目崇拜。在非洲的剛果、塞內加爾、多哥，殖民者曾經塞給孩子們“我們的先祖是高盧人”的法語教科書。現在，新自由主義者到處把資本主義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以及生活方式，鼓噪為世界歷史的頂點和各國不得不仿效的樣板。美國道路被塑造為第三世界發展的唯一道路。美國的一切被塑造為第三世界的至高無上的標準。美國學歷成為晉昇的最高憑

證。能夠到美國走一走，能夠講幾句美式英語，甚至吃一頓麥當勞、穿一件美國牌子的牛仔褲、看一場美國大片、和某一個美國人說幾句話，都成為炫耀和爬上社會高一級臺階的資本。第三世界城市建設到處複製美國大城市的風格，幾乎每個城市都要努力建設幾處讓美國富人有“家”的感覺的微型西方社會或西方“飛地”。基礎設施首先是交通運輸和能源部門的建設，信息、通訊、金融及文化、教育、旅遊、娛樂部門的建設，都在為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和迎合西方的口味。

第五，毀滅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經濟，削弱經濟主權，使第三世界關係國計民生的經濟部門的控制權，落到西方跨國公司的手裡。

最早落入這種陷阱的是拉美。按照新自由主義要求進行的國有企業轉制，導致國有企業消亡，大大加強國際壟斷資本在重要經濟領域特別是戰略資源領域和高新技術領域的壟斷地位。根據2000~2002年的資料，跨國公司在拉美最大一百家製造業企業的銷售額中佔55%，在最大五百家企業的銷售額中佔42%，在最大一百家銀行的資產中佔37%。

新自由主義首先在墨西哥造成1982年的債務危機。1988年上臺的薩利納斯政府的主要政策，就是賣，在私有化旗幟下把國家資產大量廉價賣給外資。國有企業由此前的1200家減少到二百家左右。全國土地的22%落入美國資本手中。整個墨西哥，成為一個“待出售國家”。然後是和加入北美貿易協定同時來到的1994年的金融危機。美國總統克林頓為著“挽救新自由主義改革”而出手援助。援助的結果之一，是使墨西哥失去管理和控制外資的能力。在阿根廷，私有化同樣是把國家出售一空。到1995年，最大十家銀行中阿根廷自己還有六家，2002年只剩一家。於是在劫難逃，經濟危機襲來，遍地混亂，束手待斃。在巴西，這個20世紀60和70年代曾經以“巴西奇蹟”使世界為之矚目的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帶給它的，

祇是一個接一個的危機和越陷越深的兩極分化、貧困和經濟社會的全面倒退。

隨著民族工業被西方吞噬，拉美成為西方商品的展覽場和競技場。1997年，巴西汽車工業熱熱鬧鬧地慶祝年產量突破二百萬輛大關，還準備在2000年達到250萬輛，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的世界第四大汽車生產國。那真是一片歡騰。《這就是》週刊為此發表慶祝文章，吹噓“巴西汽車工業進入黃金時代”。但是文章列舉活躍於巴西市場的所有汽車廠家和汽車品牌，沒有一家屬於巴西，也沒有帶“合資”模樣的半家屬於巴西，倒是美國福特公司的進入和大展鴻圖，被可悲地看作是所謂“巴西汽車黃金時代的標誌”。²

新自由主義取得全球強勢地位的過程，就是第三世界廉價拍賣的過程。俄羅斯在拍賣。東歐在拍賣。拉美在拍賣。非洲在拍賣。特別是經過一場金融危機，亞洲也在拍賣。

有一個甜蜜蜜的經濟交往變為血淋淋的戰爭的故事。這不是以想像力著稱的好萊塢影片，而是當事人的活生生的經歷和自白。

一位美國人，公開身份是經濟學家、國際金融顧問，普通而正派，實際上是美國安全部門的間諜，他為自己命名為“經濟殺手”。他的名字叫約翰·帕金斯。他的著作叫《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他的故事是：“用萬億美元到全球欺騙別國的高薪專業人員，把資金從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其它經援機構，送往大公司的金庫和少數富豪家族。使用手段包括製造假財政報告、操縱選舉、賄賂、敲詐、色情和暗殺。”

“經濟殺手”活動的目的在於“控制它國的經濟命脈”。其經常性工作，是以提供貸款為交易的談判。貸款要求把90%返還給承建的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幫助建設為有錢人服務的電力系統、港口或高速公路，使借貸國揸上債務包袱，然後滿足美方提出的“合乎

²〈新車熱〉，巴西《這就是》週刊1997年9月3日。

法律的無理要求”，比如在聯合國按照美國需要投票、在該國建立軍事基地、取得稀缺資源，等等。本書主人公周遊世界，親自參加了比如沙特阿拉伯的洗錢事件、伊朗國王的下臺、巴拿馬總統之死和美軍的進入，以及2003年的美國侵略伊拉克。

在“經濟殺手”不能完成任務的時候，接著來到的是暗殺。再不行，就要兵刃相見，發動侵略戰爭了。

“經濟殺手”成功的例子是沙特阿拉伯。這個國家的統治精英特別親美。他們把石油收入匯入美國並投資有價證券，美國則幫助建立起保障他們西方式生活需要的繁華城市。

“經濟殺手”不成功的例子是伊拉克。這個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總統薩達姆身邊有嚴密的警衛。無論什麼誘惑，包括價值不菲的賄賂，都不起作用。最後是一場至今看不到結束的侵略戰爭。

作者在他的書的序言中寫道，他把本書獻給他所尊敬的兩位總統——厄瓜多爾總統傑米·羅爾多斯·阿圭勒拉（1979~1981年在位）和巴拿馬總統奧馬爾·圖勒赫（1968~1981年在位）。這兩位總統拒絕了美國“經濟殺手”的賄賂和美國援助。於是他們死於神秘的飛機失事。“我知道那並不是意外事故。他們是被謀殺的。因為他們知道美國那一套，不願意幫助美國成為全球性帝國。我們這些‘經濟殺手’勸服不了他們。美國就派出‘豺狗’——中央情報局的職業殺手，幹掉了他們。”

作者打算寫一本書把所有這一切“自白”於世，20年裡曾經數度罷手。“威脅和賄賂總讓我被迫停止”。但是書終於寫成和出版，一個星期登上亞馬遜網站熱賣榜首，連續一個月躋身《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初版以後五個星期就五次重印。³

這個故事不是發生在蠻荒的古代或者中世紀而是發生在文明的

³〈美國戰略手段揭秘：派“經濟殺手”控制他國精英〉，新加坡《聯合早報》2005年3月1日。

當代，不是發生在被美國指為“專制”、“獨裁”、“流氓”、“無賴”的社會主義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而是發生在美國。它的前期，美國正在醞釀實行新自由主義，它的後期可就屬於新自由主義了。不必把這個故事的帳全部記在新自由主義的頭上，但是它同美國壟斷資本當局、同新自由主義有不解之緣，倒是確實的。

像俄羅斯和拉美，國家土地遼闊、資源豐富，本來已經具有相當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水平和教育的基礎，完全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資源和自己人民的力量，探索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道路，和其它國家建立一種平等相處、取長補短的關係，使得國家儘快強大起來。但是一旦接受西方強加的新自由主義藥方，陷入依附狀態，就祇能收穫衰退，而且即便有所覺悟，擺脫起來也相當困難。拉美的多數國家正在拋棄新自由主義。最徹底的是委內瑞拉，被美國視為眼中釘，必欲置之死地。在巴西，工人出身的盧拉高呼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口號當選為總統，然而擺脫新自由主義的每一個行動，都阻力重重、步履艱難。

第六，剝奪第三世界國家佔有、控制和使用自己自然資源的主權，使其成為為西方提供資源的場所。隨著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地位的削弱，隨著民族工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衰落，初級產品價格在國際市場日漸下降，豐富的自然資源沒有成為健康發展的基礎反而成為貧困的原因。一旦資源被搶劫殆盡，人民的命運，就祇有在廢墟上悲泣和等待死亡。

1998年的一篇德國報紙文章，專門分析四個馬格里布國家面臨的經濟形勢。在利比亞，油價下跌減少了收入。在其它國家，對資源出口的依賴既是私有化的產物，又在繼續加速私有化。阿爾及利亞公佈116個實行私有化的企業。摩洛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私有化計劃。突尼斯也不得不加快私有化進程。文章的結論是，對石油天然氣出口的嚴重依賴“產生了惡果”，依賴性大的國家

“經濟困難最大”。⁴

但是西方搶掠的對象，物質資源之外還有文化資源。一位秘魯作者談到她的祖國：秘魯人民“沒有因為他們擁有的原生資源和傳統知識被利用而獲得任何利益”。秘魯是一個生物多樣性的王國。在這裡，西方的大公司放肆地開發資源和利用土著居民千百年來積累的有關知識，把這種利用稱為他們的知識產權。在世界原生資源及其派生資源產品——包括藥物製劑、加工農產品、草藥、化妝品和植物保護產品——市場中，每年的貿易額大約 6500 億美元。但是秘魯人民得到的祇是貧困，他們成為“坐在金庫上的乞丐”。⁵

所謂把第三世界變為資源提供地，包括能源、原材料這樣的物質資源，也包括廉價勞動力這樣的人力資源。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經濟地圖上，幾乎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都被分配提供其中的一種或多種資源：中東提供石油；非洲、拉美、俄羅斯提供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淡水、森林和熱帶、亞熱帶動植物；中國提供煤炭和某些稀有金屬。特別是俄羅斯、中國、印度，還要提供廉價勞動力。

第七，製造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困境，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從自給自足或糧食出口國變為糧食進口國，世界絕大多數人口的糧食安全狀況日益惡化。

素有世界“糧倉肉庫”之稱的阿根廷出現饑荒現象。巴西這樣的農業大國也不得不高價進口美國糧食。墨西哥穀物產量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到世紀末減少 10%，糧食依賴程度卻提高到 43%。非洲大部分地區的糧食自給率，已經連續 30 年下降。不是第三世界人民因為懶惰和無能而不能自己養活自己，不是美國農業大亨善心惠及天

⁴ 〈阿爾及爾、拉巴特和突尼斯試驗私有化〉，德國《商報》1998 年 5 月 14 日。

⁵ 埃蓮娜·卡爾普·德托萊多：〈秘魯土著居民的困惑：豐富的資源與極端貧困〉，《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下而把自己的糧食運送到第三世界各地去餵養飢餓的人群，第三世界人民也完全沒有必要因為他們中一些人還吃到幾口美國糧食半飢半飽地活著而對美國農業大亨感恩戴德。

新自由主義的推行，使第三世界國家的土地，要麼改建為適應西方和本國富人需要的休閒娛樂場所、用於發展房地產和建設商場、港口、機場、高速公路，要麼成為環境破壞的犧牲品，要麼祇種植西方需要的產品，結果是本國窮人所需糧食的種植面積大為減少。西方農業壟斷公司在第三世界擴大對於土地、種子、水、化肥、農藥以及農產品加工與農產品市場的控制，西方國家給自己的農業提供高額補貼，特別是美國還特別把糧食作為外交政策的武器，從而使西方從中謀取暴利，使第三世界農業越來越走向萎縮。農民大量破產，糧食生產者不得不高價購買糧食，第三世界人口或者因飢餓而死，或者長期營養不良。世界的大多數人被新自由主義鬧得連吃飯都成為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新自由主義則尤其成為一種加速劑。

有一段話，在西方大亨們聽來，絕對不會那麼舒服：

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⁶

第八，破壞第三世界的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環境的急劇惡化。這主要來自：西方國家把大量污染企業遷到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建立許多就近利用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污染性工廠，由此賺取利潤而把污染留給第三世界；對第三世界的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把第

⁶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頁。

三世界作為自己工業污染物的垃圾場；在這裡不斷地製造和挑起戰爭，試驗和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傳播其掠奪資源、破壞環境的不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九，把“自由貿易”鍛造為勒緊第三世界國家脖頸的繩索。在西方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進行的貿易，從來就是不平等貿易。新自由主義使這種不平等貿易在全球規模上大為擴展、深化並法律化了。它的一個傑作，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被拖入這一協議的墨西哥，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反面範例。由於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實行，墨西哥的本來有效的國內生產體系逐步瓦解，原來從事進口替代工業的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和被拆分變賣，取而代之的是從事出口加工的客户工業。美國在墨西哥出口中所佔比重上升到90%，外資直接投資中美國佔到72%以上。作為北美自由協議的繼續和擴大，美國正在強制推行美洲自由貿易區計劃。這個計劃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除古巴之外的34個獨立國家，準備自2005年1月1日起實行。但是拉美人民已經看穿了美國當局的用心，使它的打算一次一次落空。

古巴一家雜誌文章說：

美國政府倡議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圖謀，是使這一地區的新自由主義進程達到頂端，也就是完成統治這一地區的模式。很明顯，美國通過簽署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尋求擴大和加強對西半球地區各國人民的統治，同時鞏固它在全世界的霸權。

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企圖使新自由主義不可逆轉。它的意圖是隱蔽的。

其一，壟斷拉美市場。

其二，控制拉美的石油資源和水資源。以此確保這個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的能源供應。拉美水力資源佔世界三分之一。美國的跨國公司正在貪婪地關注拉美水資源的開發。

其三，拉美地區已知動植物種類佔世界40%。美國正打算在這一自由貿易協議下，通過私有化進程佔有這些財富並無償利用拉美居民和印第安人積累的傳統知識。

其四，剝削拉美的勞動力。這可以使美國節省70~80%的勞動力成本。

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是有意將一條鯊魚和一群沙丁魚聯合在一起。這不僅意味著美國對這一地區的統治，而且影響到其它成員國的生存和國家主權。⁷

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提供的道路祇有一條，那就是重新淪為殖民地。如果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已經叫苦不迭十年之後，如果一再目睹美洲人民對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的持久而堅決的拒絕之後，還要為這種“自由貿易”奉獻讚美之歌，還要彎腰弓背、媚態十足，為擠進美國主導的什麼自由貿易協議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權益，那真是不可救藥了。

第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實際上就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美國利用自己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各國在美國誘導下建立起來的中央銀行制度，成功地確立起全球金融霸權和推行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毀滅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以後形成的自力更生的基礎，摧毀第三世界國家工業發展的力量，構建了這一金融霸權下的全球金融賭博場，而把第三世界拋入這個賭博機，使它進一步淪為被劫掠的對象。

西方在第三世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金融改革，主要目標是削弱金融主權、取消政府對金融的管理和監督職能，實行金融殖民。大量外資的湧入，使國際壟斷資本以極為低廉的價格甚至無償地佔有第三世界國家資源和財富，制約後者的發展能力，保證自己的繁榮。

⁷ 科羅納·洛佩斯：〈美洲自由貿易區：美國使拉美重新淪為殖民地的計劃〉，古巴《國際古巴》2004年9月27日。

美元成為世界外匯儲備的最主要貨幣。世界官方外匯儲備中 73% 為美元，其中將近 70% 來自亞洲。新自由主義的金融體制，不是把儲蓄分配給窮國而是分配給富國。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借債國，大體上每個月需要吸納四百億美元，為不斷下降的投資和儲蓄與數十年貿易赤字背景下的消費潮，甚至為不斷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提供資金。難怪英國《金融時報》認為，“亞洲為美國的大炮和黃油付錢”。⁸

9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金融危機連綿不斷。1994~1995 年的金融危機，把墨西哥深深地拖入新自由主義泥潭。接著是亞洲金融危機和俄羅斯、巴西、土耳其的金融危機。最大的受害者，都是第三世界國家。這些金融危機促進的，就是私有化的深化和第三世界國有資產的更大量的、更廉價的拍賣，就是人民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更大幅度的下降。

第 11，用債務陷阱締造壟斷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全球權力。西方總是在誘迫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債務國。拉美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最初年代裡沒有債務，但是特別是自 70 年代後期開始，債務越欠越多，包袱越措越重，同時也越來越加深對於美國的依附。1985 年，卡斯特羅指出，外債是一種剝削機制。從那時到 2005 年，拉美外債增加一倍以上，達到 7800 億美元，已經支付的利息達到 1.8 萬億美元。

墨西哥 1980 年爆發外債危機，當時外債 570 億美元。1988 年被迫接受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布拉迪外債重組計劃，其後 15 年償還 1500 億累積外債利息。這個數額相當於外債本金的三倍。但是截止 1996 年，官方統計的外債總額卻增長到 1800 億美元。570 億 - 1500 億 = 1800 億，成為新自由主義強加給第三世界的一個典型的債務公式。到 2002 年，新自由主義的阿根廷政府已經把國家資產賣得幾乎無物可賣，然而同時形成的，竟是兩倍於此

⁸ 〈亞洲為美國的大炮和黃油付錢〉，英國《金融時報》2003 年 2 月 19 日。

前的債務。在非洲一些國家，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50% 甚至 80% 以上。2002 年，非洲 42 個重債務貧困國家的債務總額，高於年出口總額的 2.2 倍。第三世界所欠西方債務在 1999 年超過三萬億美元，其中拉美佔 42%，亞洲佔 33%。這些天文數字的債務，在當前世界秩序下，是第三世界完全不可能償還的。

但是數百年來，西方以屠殺、搶劫、戰爭、自然生態破壞、貿易、政治經濟文化的干預與滲透等各種方式積欠下的對第三世界的巨額債務，才真正是應該清償和歸還給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是真正的債務國。

2005 年 6 月，西方八國集團峰會在英國舉行，宣佈取消 18 個最貧困國家的債務，總額四百億美元。當西方主流媒體為此歡呼大亨們的善心的時候，世人已經看清楚，這裡的徹頭徹尾的豪言大語，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謊言之一，美國每年在其非法佔領的伊拉克的花銷為五百億美元，這個四百億，算什麼呢？謊言之二，這次的四百億中，包括著此前西方曾經允諾而沒有兌現的部分。謊言之三，西方這種承諾已經多次，用南非一家週刊的話來說，這“祇不過是循環地重複承諾”。⁹ 謊言之四，用於註銷窮國債務的資金，將被算作援助。謊言之五，雖然布萊爾聲稱不帶任何條件，實際上附加條件而且更加苛刻。窮國必須簽字同意世界銀行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條件。所有這些條件，都集中於為西方資金提供新的、更多的機會。總之，應該廢止的，正是新自由主義本身，而目前西方所謂取消債務的允諾，又恰恰成為繼續新自由主義的前提。

今天的債務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第 12，援助成爲政治控制和經濟掠奪的工具。

單純從數量來說，西方援助本來就是一個笑話。聯合國要求西

⁹〈八國集團、托尼·布萊爾的非洲委員會與債務〉，南非《甦醒新聞週刊》2005 年 7 月 7 日。

方官方援助的比例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0.7%，實際上不斷減少，1990 年為 0.35%，1999 年祇有 0.2%，美國 2001 年祇有 0.11%，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低點。

2005 年美國發生“拉特里娜”颶風災害，中國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為五百萬美元。但是此前中國發生“非典”的時候，美國的援助祇有 50 萬美元。這個 50 萬美元，大約祇是美國在伊拉克殺人的一枚戰斧式導彈的三分之一，或者正好是美國女歌手化妝時候使用的法國蠟燭的價錢。

對美國來說，援助就是政治。對外援助的大數目款項給予埃及和以色列。以色列本來是富國。埃及則因為 1979 年與美國盟國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而得此恩寵。80 年代非洲主要受援國為索馬里、蘇丹、扎伊爾和剛果。理由是這些國家旗幟鮮明地支持美國與蘇聯爭霸非洲。1998 年巴基斯坦爆炸原子彈，美國中斷援助；等到它成為美國反對所謂恐怖主義的盟友，援助又得以恢復。“9.11”事件以後，美國看中了土耳其，提出如果土耳其允許美軍通過其領土進入伊拉克，就提供 60 億美元的援助；如果土耳其軍隊不進入基爾庫克油田，還可以提供更多援助。

在瓦文薩的團結工會造反推翻波蘭共產黨政權的日子裡，來自西方的電腦、印刷機、廣播器材和各種活動經費源源不斷，那時團結工會委員的工資比政府部長的還要高。大功告成，共產黨下臺，社會混亂、經濟凋敝、百業皆廢，西方援助卻驟然大減到可以忽略不計。新任總統瓦文薩大為後悔：“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當”，“當時我過分相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定會幫助我們。現在明白了，西方祇是需要我們作為反共的戰友，而不是做生意的夥伴。”

援助當然又不僅是政治。布熱津斯基曾經阻止日本援助墨西哥，“因為美國無法容忍邊境周圍出現一個新的日本”。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美國立即提供五百億美元的援助；全世界都看出，這不

是在援助墨西哥，而是在拯救新自由主義和美國自己，在杜絕正在俄羅斯、拉美、亞洲國家乘勢推進的新自由主義的崩塌。英國《衛報》說，“窮國祇有在簽字同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條件後才能拿到錢”，“世界銀行一半左右的援助項目，都有要求推行私有化的條件”。這種條件有增無減。該報談到貝寧，過去需要滿足的條件為 58 項，到 2005 年西方八國會議期間，條件就增加到 130 項了。¹⁰

援助同時是一種經濟竊奪。西方發達國家對外援助資金的 80%，最終通過附加的購買其出口產品條件的形式，流回本國。當然還有其它形式。斯蒂格利茨曾經談到他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同埃塞俄比亞總統的一次不愉快的會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命令埃塞俄比亞把援助資金存入在美國的儲備帳戶，利率 4%，而與此同時又強制它以 12% 的高利息借美元購買美國糧食。這筆錢直接進入美國財政部的保險櫃。馬哈蒂爾說起西方魔術師般的兩隻手：一隻手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一美元，另一隻手從這些國家掠走兩美元。一篇香港文章有一種計算：西方對窮國每提供一美元的援助，就要從中拿走九美元；世界最窮國欠西方債務 18000 億港元，每年還債 13000 億港元，而保證這些國家人民享有醫療、教育、清潔食用水，其實祇需要三千億港元。¹¹

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1970 年出版他的影響很大的著作《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¹² 該書多處論及西方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援助問題，要點可以概括為：1、實質上不是富國援助窮國而是窮國援助富國和補貼富國；2、西方援

¹⁰ 〈八國集團在援助問題上是如何欺騙世界的〉，英國《衛報》2005 年 8 月 23 日。

¹¹ 林致良：〈各地民衆聲討全球化〉，香港《全球化監察》1999 年第九期。

¹² 岡納·繆爾達爾：《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91 年。

助是對窮國、窮人的欠債；3、西方通過援助遏止共產主義；4、這種援助增加不平等、增加第三世界的腐敗。在西方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所有這些問題都繼續存在，但是空前地擴展了、深化了。

2004年7月間，美國傳統基金會所屬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研究員布雷特·謝弗和助理研究員安東尼·金的一份研究報告感慨：何以聯合國投票，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中86%的國家多數情況下投票反對美國，接受援助最多的23個國家中20個國家多數情況下投票反對美國。這份報告的另一組數據，已經回答了他們的疑問：1980~2001年，美國支付發展援助款項2590億美元，77個援助資金超過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1%的受援國中，祇有八個國家實際增長超過3%，很多國家比20年前更貧窮。

這家基金會的主席小埃德溫·福伊爾納撰文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政策不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而是導致這些國家“經濟陷於停滯和衰退，並使這些國家更加依賴外來援助。30年來收集到的資料有力地說明，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大多數欠發達國家，今天的人均財產額與它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以前一樣低或者更底，許多欠發達國家的情況實際上更加糟糕”。¹³

2001年，許多非洲國家在南非發起通過《尼亞網宣言》，呼籲第三世界國家向西方追討被竊奪的國有資產，包括西方以所謂援助名義竊奪的資產。這種正義的呼聲，正在得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響應。

第13，把有利於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知識私有化，用“知識產權”的名義在全球法律化，抑制和扼殺第三世界國家自主地進行知識創新的能力，製造和擴大第三世界國家同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深化第三世界國家的依附狀態。

¹³ 小埃德溫·福伊爾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真正的改革而非增加資金〉，美國傳統基金會網站1998年5月5日。

因特網的出現被吹噓為所謂“信息社會”、“信息時代”的標誌。但是控制因特網的西方，非但沒有利用因特網使世界的聯繫更緊密，卻反而製造了西方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的越來越大的數字鴻溝。據說印度發展的最突出成就應該歸結為信息技術。但是且不說印度總體上經濟落後和兩極分化的情況，僅就高科技而言，實際上祇能解決 0.25% 人口的就業問題。

勞動力換技術嗎？印度用自己的資源為西方培養和輸送大量科技勞動力，自己卻不能從西方國家得到高科技技術。“美國對印度的友情是有限的。美國不願意向印度轉讓技術，也不為印度提供製造最新型武器系統的方案，旨在使印度永遠依賴其供應武器和零部件。”¹⁴

資源換技術嗎？持有同樣豐富的資源，然而具有自主科技能力的蘇聯是強大的，喪失自主科技能力的俄羅斯卻在走下坡路。資源豐富的非洲正在成為第四世界。在巴西有著獨特自然資源的亞馬遜森林地帶，西方正在發動被稱為“哥倫布第二次登陸”的基因戰。

市場換技術嗎？中國科技部一位副部長根據中國汽車工業狀況發表的演說，簡直有切膚之痛：

“以市場換技術”說法認為，祇要市場開放了，技術也會隨之而來，通過招商引資來引進大批技術，但事實證明這種路子根本是自欺欺人。

第一，市場是有限的，一旦讓出去了，奪回來十分艱辛。第二，讓了市場並不見得會得到技術。第三，讓了市場則廢掉了自己的技術。第四，讓了市場又缺乏核心技術，有可能發展成為依附性國家，最後受制於人。

中國汽車工業表面繁榮。市場讓出去了，原有技術也丟了，新的技術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車工業。中國的汽車生產技

¹⁴〈印度作為美國的戰略盟友而崛起〉，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4年1月26日。

術和能力，就是在這種壯士斷臂之舉下被廢掉，直接導致中國汽車市場 90% 被跨國公司佔領的局面。¹⁵

第 14，第三世界血汗工廠化。血汗工廠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它存在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和它的殖民地。新自由主義的一大貢獻，就是使它在名義上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廣泛推行開來，成為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全球壓榨盤剝的基本形式。

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廠，帶來就業而不帶來進步，卻成為西方跨國公司的天堂。資本、技術、設計、管理權、產品銷售權因此利潤都集中於西方，第三世界到處存在的荒山禿嶺、殘磚爛瓦、乾涸湖泊旁邊的污濁空氣中，勞動力成本就越來越被壓縮到極點了。第三世界勞動者提供著大量產品，自己卻在一種形同廢墟的環境中陷入悲苦的深淵。

1993 年 5 月 10 日的《華盛頓郵報》和稍後的兩三家美國報紙，刊出一條簡單得一般讀者大多不過掃一眼的消息：曼谷郊區一家玩具廠發生火災。除了某些勞工組織，各界反映冷淡，美國當時也沒有出現對這家玩具廠的產品進行抵制的消息。

威廉·格雷德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記載了這場火災的情形。

發生火災的玩具廠，屬於與美國軍工企業有關的全球最大玩具工業權威卡德控股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下屬企業分佈在 80 幾個國家。泰國的卡德玩具廠僱傭三千多工人，生產為美國兒童設計的毛料玩具和塑料娃娃。官方公佈火災死 188 人、傷 469 人，實際人數要高出許多。這裡的生產車間裡飛舞著棉布、紡織品、灰塵、動物毛髮，工人們在噪音、高溫、廢氣中穿梭不停，完全沒有防護裝置。也沒有工會來維護工人的權益。官方規定最低日工資四美元，實際

¹⁵ 香港《大公報》2005 年 11 月 26 日報道。

收入為 2~3 美元。除一百名“合法員工”，其他工人隨時有被解僱的可能。車間樓房使用廉價材料，沒有混凝土加固，極易燃燒和崩塌。太平梯寬 4.5 英尺，經理們為防止偷盜又把大門緊鎖、把窗戶堵死。發生火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從來沒有引起關注和採取必要措施。這次火災被認為是最嚴重的一次。四、五位孕婦從熊熊烈火的樓上跳下摔死。死者中年齡最小的祇有 13 歲。成千上萬被煙燻黑的洋娃娃，散亂在血肉模糊的屍體和斷肢間。

泰國工業部長看來無奈而有理：“如果我們懲罰那些工廠主，還有誰願來這裡投資？”

對於資本家來說，這一切都無所謂。事故現場被推土機推得平整乾淨，新的卡德玩具廠已經聳立起來並且投入生產。何況第三世界有取之不盡的窮人和越來越廉價的勞動力。“卡德公司在蛇口和東莞所辦的兩家新工廠裡，員工多為年輕人，他們一天勞動 14 個小時，一個禮拜工作七天。為了完成聖誕節期間美國對米老鼠和其它玩偶的定單，公司在中國一個月祇花 20 美元就可以僱傭一個精壯勞力，是泰國勞力的五分之一。那麼，它還會去熱心曼谷破舊工廠的灑水器和火災逃生通道嗎？”¹⁶

泰國的卡德玩具廠，成為第三世界血汗工廠的縮影。

1997 年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從 1993 年起，在鄰近美國的墨西哥賈雷斯城，有 238 名打工妹被害，絕大多數先奸後殺。年齡最小的 12 歲。這個血案一直莫名其妙地久拖不破。也是墨西哥，為美國製作芭比娃娃的工廠裡的女工，十幾歲的孩子，有時候竟然每天工作 18 個小時。在洪都拉斯，沃爾瑪生產服裝的血汗工廠，年輕女工每週工作 70 小時，每小時報酬 31 美分，廠房像烤爐，洗手間日夜關閉，被迫加班，還遭受威脅、虐待和性騷擾。小國薩爾瓦

¹⁶ 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的瘋狂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430~431 頁。

多有 280 家美國企業。首都大型紡織廠中的工人，被迫每天加工八百件襯衣，每小時收入 56 美分，每天規定祇能上兩次廁所。節假日不許休息。懷孕或是參加工會者的下場是解僱。

印度尼西亞一度成為為美國提供大量鞋子的國家。但是這裡製鞋工廠的工人，需要三個月乃至四個月的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雙自己製作的鞋子。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出口國。這些玩具在國際市場價格不菲，留在中國的加工費少得可憐。一家七千人的工廠，一件成品需要五百道加工程序，平均加工費祇有兩美元。玩具 90% 以上外銷，90% 以上利潤歸於國外品牌商和經銷商。¹⁷ 沃爾瑪也在中國扎下根來。在它的系統裡，工人工作時間每天也達到 18 個小時，月薪有的 32 美元，遠遠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¹⁸

號稱高科技的產品，往往不是給生產者而是給掌握技術產權的西方國家創造利潤。中國出口一臺 DVD，售價 32 美元，交外國專利費 18 美元，成本 13 美元，企業利潤一美元。一臺 MP3，交外國專利費 45 美元，成本 32.5 美元，企業利潤 1.5 美元。¹⁹

美國已經把墨西哥變成自己的血汗工廠。恰恰是一家墨西哥報紙，這樣談到中國的血汗工廠問題：近 45 萬家外國企業僱傭了一億名來自最貧困地區的勞動者，他們每天工作 15 小時以上，每週工作七天，工廠空間狹小、衛生條件極差，工人薪水少得可憐。野心勃勃的外國企業肆無忌憚地瘋狂剝削，中國勞動者的權利遭到踐踏。這一切不是來自其它方面，而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奴役”。²⁰

整個第三世界，都在成為這樣的血汗工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

¹⁷ 〈中國玩具徒勞生產，獲利甚微〉，法國《歐洲時報》2004 年 1 月 24 日。

¹⁸ 〈中國龐大出口的背後〉，美國《華爾街日報》2004 年 11 月 30 日。

¹⁹ 曉曉：〈史無前例的挑戰〉，《香港傳真》2005 年第 64、65 期。

²⁰ 〈中國共產黨人？〉，墨西哥《宇宙報》2005 年 12 月 9 日。

獲得巨大利益，卻“得了便宜又賣乖”，經由它們的主流媒體起哄。它們使出了兩種招數。

首先送給第三世界國家“世界工廠”的高帽子，來維護它們推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第三世界的精英和權貴們，也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改革使國家成為這樣的“世界工廠”。但是香港一家報紙文章說得好：

儘管戴著舒服，但時間長了會頭痛。如果沒有足夠的長期部署或充分的危機意識，好事可能變成壞事。

首先，對“世界工廠”的自我滿足和模糊認識，導致了科技開發和建立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的長期被忽視。

其次，大量原材料的消耗和自己資源的缺乏，很容易被外界利用。

第三，自己的優勢是可變量。隨著原材料價格及工人成本的上昇，競爭力將不斷下降。

為此需要制訂全面的原材料與能源政策，增加科技投入，全力發展屬於自己的知識產權。²¹

其次是以所謂“國際勞工標準”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干預，一方面它們自己就是始作俑者，就是吸血鬼，一方面卻黃鼠狼給雞拜年，好像祇有它們在關心它們血汗工廠裡的勞動者、在維護這些勞動者的權益。

全部問題在於勞動者的權利，在於勞動者自己解放自己，在於勞動者成為自己國家、社會、企業、命運的真正主人。在這樣的問題上，西方輿論一言不發。它們倒是發出另一種聲音：“血汗工廠生機勃勃的中國”正在成為“沃爾瑪之國”，沃爾瑪連鎖店的數量兩年內將翻一番，這“也許不能說是大幅度的躍進，但它是一進

²¹ 〈世界工廠暗藏危機〉，香港《信報》2004年10月25日。

步”，並且成為中國“變革的一支主要力量”。²²

今天血汗工廠剝削工人的殘酷程度，不亞於馬克思的時代。

恩格斯的《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了19世紀西歐國家工人階級工作、生活、鬥爭狀況的大量材料。僅就勞動時間而言，普遍實行的是女工12~16小時，男工則14、16、18小時不等，工人階級在為工作時間不超過12小時而鬥爭。世界工人階級為此艱難鬥爭，直到十月革命之後，在蘇聯，八小時工作制才第一次作為國家法律規定下來。這一偉大的歷史性成果，已經遭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毀滅。美國政府統計局，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認：“有關今天血汗工廠的描述，與世紀初相差不遠”。²³此言出於1994年，而且特指美國洛杉磯、紐約、達拉斯幾個州的血汗工廠。在第三世界國家，血汗工廠尤其成為黑暗的、惡魔般的勞動集中營，勞動條件之惡劣、勞動強度之大、工作時間之長、工資之微薄尤其駭人聽聞。

為血汗工廠進行辯解和譜寫頌歌，從來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職業。這也成為主流新聞、政府官員的共同語言。奇談怪論層出不窮，比如：如果提高血汗工廠工人的工資，“很可能使窮國工人喪失工作”；“工人選擇血汗工廠是完全自由的”；在西方跨國公司所屬血汗工廠工作，收入高於第三世界其它工廠，這是“進入稍微不貧困的門票”；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血汗工廠是“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無論有多少不愉快，這是不可逆轉、不可更改的現存秩序，是“無奈的交易”。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製造了這樣一個世界，不僅有被稱為血汗工廠的工廠，而且整個第三世界，都在被血汗工廠化。

一家美國雜誌傳來消息，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一些大學校

²² 〈沃爾瑪之國〉，美國《時代》週刊2005年6月27日。

²³ 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的瘋狂邏輯》，第424~425頁。

園出現反血汗工廠運動，2001年還有一個《學者反血汗工廠勞動報告》。它雖然被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不屑一顧並遭到主流社會的壓制，卻傳達出西方社會的正義聲音。²⁴ 另一方面，在努力掙脫新自由主義枷鎖的地方，比如委內瑞拉，正在通過所有制變革，也就是重新實現國有化和建立勞動者合作經濟，開闢徹底埋葬血汗工廠的社會道路。

第15，在第三世界不同國家之間，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製造不和、挑撥離間、破壞團結，使其永遠處於動亂和分裂狀態。殖民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歷史裂痕，邊界的紛爭、民族歸屬、宗教信仰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都成為西方製造動蕩和分裂的切入口。

在一些原來屬於蘇聯的共和國和東歐國家，在其它第三世界國家，西方插手其內部事務，教唆、操縱一些人製造事端，發動所謂“顏色革命”。

這個用語在兩個方面毫不含糊，一是絕對不允許出現象徵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紅色，一是絕對不允許出現對西方首先是美國不馴服的政府。兩個絕對不允許，保證西方之外不得出現統一的、強大的、依靠自己人民力量的國家，不得出現和平建設的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它被一些仿佛詩意般溫馨的名稱所掩蓋。於是就有諸如“天鵝絨革命”、“玫瑰革命”、“鬱金香革命”之類含糊不清的稱謂。

西方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和為著爭奪自然資源挑起動亂和戰爭，成為同一個過程。非洲成為鮮血和屍骨的河流。往往非洲人之間殺得天昏地暗，而得到最大利益的卻是隱身其後的西方大國。這是一種典型的“代理人戰爭”。在爭奪鑽石的戰爭中，西方人“一方面把鑽石帶到西方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向非洲人提供他們急需

²⁴ 〈反血汗工廠運動〉，美國《挑戰》雜誌2003年1/2月號。

的武器”。²⁵ 石油資源成為經常引發戰爭的導火線。美國在蘇丹指責政府為“恐怖主義”而支持反政府武裝，既有直接的石油利益，也有阻止中國發展同非洲人民的友誼、利用石油資源的戰略考慮。非洲國家出賣資源所得的三分之一，都被用來購買武器。美國是最大的軍火經銷商。沙特阿拉伯一家報紙寫道：“大國為控制和利用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而進行爭鬥，因而挑起了非洲許多國家的內戰和爭端，使成千上萬的非洲人民陷於飢餓和水深火熱之中”，“非洲的悲劇決不會在超級大國對非洲人民的財富和資源的搶奪中結束”。²⁶ 一家在法國出版的雜誌認為，僅僅非洲大陸的內部衝突，就已經使非洲經濟“至少倒退了 20 年”。²⁷

在認為必要的時候和必要的地方，西方就赤裸裸地站到第一線，運送武器、進行軍事培訓直到派駐軍隊、建立軍事基地。當津巴布韋獨立戰爭時期的老戰士強行索回白人農場主佔去的土地的時候，西方公開出面進行干預甚至對津巴布韋進行制裁。在拉美，從反對“恐怖主義”到“緝毒”，都成為直接插手的理由。墨西哥盛行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伴生物，是在美國軍校受訓的墨西哥軍官人數急劇增加，“同時，以緝毒為藉口，用來鎮壓農村和城市騷亂的軍事技術的轉讓也增加了。這樣，墨西哥和哥斯達黎加等國一樣，在冷戰期間歷史性地拒絕與美國國防部保持密切的關係，而現在，墨西哥成了拉美最主要的接受美國訓練計劃和官方轉讓用以控制人民的軍事技術的國家，還接受了對付社會騷亂罷工的訓練。”²⁸

第 16，悍然發動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侵略戰爭。解體蘇聯、提出“華盛頓共識”、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海灣戰爭，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²⁵ 〈都是鑽石惹的禍〉，英國《觀察家報》2000 年 5 月 14 日。

²⁶ 〈華盛頓和巴黎之間的隱蔽戰爭使非洲大陸的戰火越燒越旺〉，沙特阿拉伯《中東報》1997 年 7 月 13 日。

²⁷ 〈黑非洲向何處去〉，法國《青年非洲經濟》1999 年 2 月 28 日。

²⁸ 〈墨西哥會屈服於美國隨心所欲的作法嗎？〉，墨西哥《至上報》2000 年 6 月 11 日。

發生。這是一種歷史的象徵：從此第三世界將被隨時淹沒於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的戰火中。自那以後，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各大洲和在歐洲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裡，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從空中、海上、陸地多次發動侵略戰爭。除了來自人民的、帶有自發傾向的反抗，基本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它形成具有威脅意義的反抗。帝國主義的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肆無忌憚。整個第三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同羔羊一樣被置於美國的屠刀之下。

第 17，製造第三世界的災難性的經濟倒退。

作為資本擴張的產物，第三世界隨著資本主義確立其統治地位而出現。第三世界的歷史，自其出現，就是苦難的、同時也是探索和奮鬥的歷史。第三世界發展最好的時期，正是社會主義取得世界歷史性勝利、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亦即 20 世紀的 50 年代到 70 年代，那被稱為“奇蹟的 15 年”。

我們完全不是說，當時第三世界的發展經驗已經絕對地完備又完備，或者用美國當局喜歡的語言，已經達到“歷史的終點”，從此沒有必要再進行探索和奮鬥，注定一路鮮花滿地、凱歌高奏。重要的是，幾十億剛剛掙脫殖民枷鎖的人民，在自己學習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而過去的干涉者即西方殖民勢力卻在減弱和倒退。人民會犯錯誤，人民會受騙。但是別人嚼過的饅不甜，沒有任何東西比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創造、自己的探索和覺醒、自己的教訓和錯誤，更加寶貴。當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鍛造新自由主義，把新自由主義強加給第三世界人民，用新自由主義絞殺和取消第三世界人民自己的創造力和歷史主動精神的時候，悲劇的幕布，就決定性地拉開了。在自這以後，人類進入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站穩腳跟和居於統治地位的年代，第三世界就祇有“失去的十年”和“又一個失去的十年”了。

按照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²⁹的統計，第三世界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增長率，如果以1973~1998年和1950~1973年進行比較，亞洲（不含日本）略有增長，從5.18%增長到5.46%，拉丁美洲從5.33%下降到3.02%，非洲從4.45%下降到2.74%。

西方主流媒體總是甜蜜蜜地吟誦新自由主義給第三世界帶來的數不完的好處，進行種種不著邊際的預測和許諾。但是歷史和事實總是一次一次使它們的謊言變為笑話。

美國企業界人士說，新自由主義改革使拉美“處於全球經濟增長的前列”。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說，“拉美經濟增長率在1997年達到了25年來的最高水平”。德意志銀行說，墨西哥成了“拉美的綠洲”，未來經濟前景“相當光明”。³⁰

事實上，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曾經公佈這樣兩組數字：拉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960~1980年年均增長率為3%，1981~2002年下降到0.5%，其中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五國為負增長；拉美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比例，1960年為8%，21世紀初祇有4%。斯蒂格利茨論述西方全球化功過，也說到拉美：

今天，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全球化都受到質疑。例如，在拉丁美洲，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歷短期的爆發性增長之後，停滯和衰退就一直存在著。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初的爆發性增長，祇不過是一次“追趕”，它甚至不能彌補20世紀80年代失去的十年。³¹

拉美自實行新自由主義，已經有過五次比較大的危機。80年代爆發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1994年底

²⁹ 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³⁰ 埃菲社紐約1997年8月18日電；埃菲社聯合國1998年9月16日電；墨西哥《至上報》2000年1月18日。

³¹ 斯蒂格利茨：〈對全球化的異議〉，美國《美國展望》第13卷，2002年1月1日第一期。

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1998~1999年，由於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衝擊，巴西出現金融危機。2001年底，經濟發展百年不衰，居民教育程度很高，人均年收入曾經達到八千美元，又成為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由於連續數年負增長，經濟衰退在當年達到創記錄的負11%，接近崩潰邊緣。2002年，又有巴西和烏拉圭的金融動蕩。

美國宣傳，非洲48個國家中有37個國家在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薩默斯說：非洲經濟增長的前景是“二三十年來最光明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資深會員薩爾斯·布克說，“實際上非洲正在復興”。美國前國會議員傑克·肯普說，正是由於政治和市場自由化，“非洲的潛力是巨大的”。³²

從20世紀60年代到新自由主義來到的80年代，非洲經濟平均年增長率達到四個百分點。英國一篇報紙文章就承認，“非洲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是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涉及地區最廣的經濟繁榮期。”³³

有兩篇題目相同的文章，叫做《被遺棄的非洲》，第一篇見於美國，說“發達國家早已把非洲遺忘，使它處於新的全球化時代以外”。³⁴果真由非洲人民自己來管理他們的家鄉，無論有多少曲折，終究會走出一條真正的發展之路。然而這是謊言，哪裡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呢？西方大亨不會忘掉非洲。他們不會忘記的，不是那裡的苦難的人民，而是見於法國的第二篇文章所開列的石油、黃金、鑽石，未經開發的森林，可被利用的木材，除此之外的非洲，就的確

³² 〈非洲突然佔據舞臺的中心——在一個危險的大陸出現的復興跡象〉，美國《商業日報》1997年6月23日；〈為什麼非洲能像亞洲一樣繁榮起來〉，美國《紐約時報》1997年5月25日；〈由於有自由和降低稅收，非洲的潛力是巨大的〉，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7年8月4日。

³³ 〈宗教緣何成為新的政治問題〉，英國《金融時報》2005年1月18日。

³⁴ 〈被遺棄的非洲〉，美國《華盛頓郵報》2000年5月11日。

是“一片廣闊的廢墟”，“再也不生產能夠真正吸引北方國家的東西了”。³⁵

新自由主義在這塊苦難深重的大陸的功績，就是圍繞爭奪資源而進行的“第三次殖民地化”：

過去幾百年西方對非洲實現的殖民地化，現在叫“干涉”，帶著全球化的標記，建立在強大的機構支撐的基礎之上，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多邊投資協議、世界貿易組織等。這些機構以新的形式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義，以保持一個將世界分為北方和南方兩極的現狀。在這個世界上，北方是福利和過度消費的同義語，南方是飢餓和貧窮的同義語。³⁶

按照西方當局欣賞的、它們的全球化標準，非洲不僅是最早全球化的地區，而且是當前最深地被納入所謂世界體系的地區。1990年，跨地區貿易在非洲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達到45.6%，而同一時期歐洲不過12.8%，北美洲13.2%，亞洲14.2%，拉丁美洲23.7%。但是非洲沒有因此富裕和強大，反而被新自由主義推入第四世界，或者借用一篇英國報紙文章的題目：成為“瀕臨死亡的洲”。³⁷

關於亞洲，直到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方主流報刊，一直在沒完沒了地吹噓這裡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或發動機，被樹立為樣板式的“龍”、“虎”之類。

亞洲的“龍騰虎躍”，首先是那裡人民勤奮勞動的結果，然而也有一種政治背景，即美國為著對社會主義蘇聯、中國進行經濟包圍和政治包圍。和在歐洲實行的馬歇爾計劃一樣，美國在這裡也曾經大量提供各種名目的援助。同時存在的，是血汗工廠。正如美國

³⁵ 〈被遺棄的非洲〉，法國《瑪麗安娜》週刊2000年12月25日。

³⁶ 〈非洲面臨第三次殖民地化〉，西班牙《起義報》2005年5月28日。

³⁷ 〈瀕臨死亡的洲〉，英國《每日電訊報》1999年7月10日。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說，“就是靠血汗工廠”。³⁸ 你要“龍騰虎躍”，美國就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製造一番“北朝鮮不如南朝鮮”、“大陸不如臺灣”的輿論。待到蘇聯解體、這種包圍已經不再需要，一場金融風暴，就把這一經濟物種幾十年的建設成就席捲而去。然後來指責仿佛和它們無關的“亞洲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之類。結論是加緊推行新自由主義。

但是正是美國扶植的蘇哈托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使印度尼西亞國營經濟大面積垮臺和拍賣，使蘇哈托家族驟然大富大貴。在泰國，新自由主義引發了國家是否將淪為殖民地的爭論。截止 1998 年，泰國 35 家金融公司中有九家被外資接管。“此間一些金融界人士認為，如果由這種形勢發展下去，泰國即使不完全淪為經濟殖民地，也將同‘半個殖民地’沒有二樣。因此，泰國經濟界有人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治療泰國經濟危機的藥方是‘苦口良藥’還是‘毒藥’提出疑問。”³⁹

韓國 1961~1996 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 8%，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 7%。當時主要靠政府干預為導向的增長模式。危機之後，迫於美國壓力，進行大規模新自由主義改組。2003 年的一家美國刊物寫道，國外投資大量湧入，但是絕大部分不是用於生產而是用於廉價收購，“就像廉價購買火災受損物品一樣”。有價證券的總流入量，1999 年和 2000 年為危機前的 3~4 倍。外資掌握了重要產業——半導體、汽車、電訊、金融業——的控制權：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等大型上市公司中外資股權佔 50% 以上，半數國家商業銀行為外資控制。外資在股票市場所佔份額，由 1997 年的 12% 增長到 2001 年的 36% 以上。文章評論新自由主義在韓國的實施，說這不是拯救韓國而是“一付導致災難的藥方”：“總之，金融改組並沒有使韓國

³⁸ 〈反血汗工廠運動〉，美國《挑戰》雜誌。

³⁹ 新華社曼谷 1998 年 4 月 3 日電。

經濟重新繁榮起來，反而帶來了嚴重的長期的信貸不足和持續不斷的公司虧損，導致了資本積累率大幅度的、也許是永久的下降。這一做法也最終造成了韓國對外資的依賴。”⁴⁰

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是，在非洲和屬於亞洲的中東，20世紀中期，陸續取得獨立的國家，曾經紛紛熱衷於社會主義。非洲50幾個新獨立國家，42個宣佈自己的國家為社會主義。在中東，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都一度自稱社會主義。這裡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和蘇聯的影響有關，一方面和自己的民族宗教傳統有關。當時許多國家通過大規模國有化運動建立起獨立的民族經濟。今天被美國“民主”得成為戰爭廢墟和人民地獄的伊拉克，1968~1977年公營部門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從31%上昇到80%，1970~1980年人均GDP從330美元增加到三千美元，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新自由主義送給阿拉伯世界的禮物，叫做破敗凋敝。且不說美軍入侵之後的殘酷蹂躪，聯合國1996年底公佈的數據，已經足以令人心酸落淚：阿拉伯世界有7300萬人即總人口的將近30%生活貧困，一千萬人遭受飢餓，農村一半人飲用水不衛生，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基本醫療保證。至於為控制海灣國家的跨國公司打工的勞動者，就更加苦不堪言：

大部分人是出賣苦力的建築工人、勤雜工、清潔工、售貨員、護士和家庭傭人。他們絕大部分來自南亞各國，其社會地位低下，工資收入相對較少，住房條件也很差。其中建築工人，均住在沙漠上的木板工棚裡，衛生條件極差。而那些家庭傭人絕大多數是年輕的婦女。她們承擔著繁重的家務勞動，低三下四地伺候男女主人，一不如意即遭受辱罵和毒打，甚至受到男主人的人身侮辱。

在這些國家裡，最廉價的商品，是香煙和非本國公民的尊嚴。⁴¹

⁴⁰ 〈韓國的金融自由化與產業危機〉，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2003年春季號。

⁴¹ 曉曉：〈“文明衝突”的背後——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香港傳真》

在談到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經常遇到“國內生產總值”即“GDP”這個概念。全世界都在使用這個概念。然而不妨指出，這是一個被大簡化地使用而其實相當不準確、有時候什麼也說明不了的概念。蓋一座樓，設計、原材料、施工、裝修，計入GDP；這裡掉牆皮、那裡出裂縫，要修繕，計入GDP；著火了，救火計入GDP；發生盜竊，立案、追捕計入GDP；因為什麼原因拆掉，也計入GDP；清理地基再修點別的什麼，又計入GDP。GDP能夠說明什麼呢？發生瘟疫，為防止疾病傳播而殺牛宰雞、噴灑消毒液、注射疫苗、封鎖疫區、醫院檢查治療，都計入GDP，它又能夠說明什麼呢？GDP的加減，無論作為國家強弱的標記還是作為國家進退的標記，都說不上準確。

前引麥迪森的資料顯示，第三世界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增長率，如果以1973~1998年和1950~1973年進行比較，亞洲（不含日本）略有增長，從5.18%增長到5.46%。這裡有兩個問題。

首先，這種增長集中於中國和印度。關於上述兩個時間段GDP增長率的比較，該書提供的數據有：中國從5.02%增長到6.84%，印度從3.54%增長到5.07%，其它亞洲國家或地區從6.05%下降到4.67%。中國和印度，正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沒有能夠傷害的國家。那場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傑作。如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席小埃德溫·福伊爾納所說，“亞洲金融危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造成的”，而美國財政部官員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其後又以危機為理由在那裡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從那裡“大量轉移財富”。⁴²

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特點是上億農民從土地走向城市的

2003年第32、33期。

⁴² 小埃德溫·福伊爾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真正的改革而非增加資金〉。

話，那麼印度經濟增長的前提就是貧富兩極分化。這個在全球人類發展指數方面僅居第 127 位的國家，億萬富翁的人數卻居全球第八位。它的GDP的含量，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自己的生產力的提高，而是來自殖民時代英國人留下的能夠講英語的、大量轉變為掌握信息技術的廉價人才。“對於被多年旱災所嚇倒的、幾乎目不識丁的農村群眾來說，很難搭上經濟改革的便車。實際上，印度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生活貧困，整日為衣食發愁”，“有一項警告掛在每個人的嘴邊——貧富差距懸殊”。⁴³

其次，西方企圖在第三世界國家製造科技殖民地，自己控制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進行科技入侵，祇許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和鼓勵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能耗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產業。結果是即便 GDP 上昇，自主的技術創新能力卻持續下降，窮人更多和更窮，國家作為整體日漸衰弱。做八億條褲子和做一架飛機的 GDP 一樣。做一億瓶美容霜、洗面奶、洗髮膏和做一枚導彈的 GDP 一樣。但是褲子擋不住飛機，洗面奶炸不垮坦克，美容霜擊不沉航空母艦。如果這成為一種機制而長此以往，前者祇是弱國，後者才是強國。在這個意義上，單純比較 GDP 是沒有意義的。

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軍事工業總是處於技術進步的頂端，製造業則構成綜合國力的骨幹。西方國家的強大，集中表現於以軍事工業為龍頭的製造業的強大。這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的。但是西方特別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進行遏制和誤導的，恰恰是第三世界的這樣一種發展。它可以發展，不許你發展。允許你發展什麼呢？圍繞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原材料、廉價勞動力、市場，然後是作為西方“飛地”和本國極少數富人揮霍享樂的行業。總之，要第三世界非工業化。

⁴³〈窮人和富人眼中的印度經濟咒語〉，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網絡版）2005年10月29日。

新自由主義開給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藥方是發展第三產業，亦即包括主要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服務業。西方樂觀其成。就生產力發展的規律而言，第三產業需要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發展的雄厚基礎。西方國家是在充分發展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基礎上，發展第三產業的。而第三世界國家，卻一則被非工業化，二則連糧食也要靠從西方國家進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第三產業要麼變成空中樓閣，要麼祇是發展一些由西方控制、為西方或者自己的極少數富人服務的服務業，GDP 的增加就利在西方而弊在自己了。

香港學者曉曉分析了一些亞洲國家的狀況。1980 年，沙特阿拉伯人均 GDP 一度超過美國，達到 15322 美元。到 2001 年，祇剩 8753 美元。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有現代化的機場、港口、高速公路，有豪華奢侈絕不絲毫遜色於西方國家的五星級飯店、夜總會、桑拿浴、高爾夫球場，城市化超前和廉價服務業大發展。那祇使極少數人的生活水平趕上西方富豪，國家卻兩極分化嚴重，弱不堪擊。“缺乏真正的產業發展，是無可推脫的根本”。這樣一種現代化，即便 GDP 再高，也祇是西方的附庸。他的調侃給讀者的，是苦澀的陰鬱和沉重：“曾經高居發達國家榜首的海灣國家，沐猴而冠花天酒地之後，早晚還得去放駱駝。”⁴⁴

第 18，使第三世界居民絕大多數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從 50~70 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態的人口比例在下降。新自由主義導致的趨勢則完全相反了。

20 世紀末，新自由主義的主流輿論喜歡進行橫向比較而嘲笑社會主義者經常進行的縱向比較。這就是說，社會主義者總是宣傳，因為社會主義而國家比以前富裕了、人民生活比以前提高了。而新自由主義主流輿論所宣傳的，卻是大陸不如臺灣、北朝鮮不如南朝

⁴⁴ 曉曉：〈“文明衝突”的背後——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香港傳真》2003 年第 32、33 期。

鮮、東德不如西德之類，因此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

兩種比較都是必要的。問題在於事實，在於從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還是從極少數人的利益出發。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人民創造歷史、推動歷史，正是為著歷史的前進。一切事物，都歷史地存在和發展。即使橫向的比較，如果離開歷史，還能夠剩餘什麼呢？一堆毫無科學價值的意識形態偏見的宣傳垃圾而已。

一些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和影響的機構的發展報告一類文件，總是開列密密麻麻的數字，告訴人們貧困人口所佔比例已經從多少減少到多少。但是不僅他們宣示的比例本身是否可信就是一個問題——斯蒂格利茨就說，他們的很多數據是在五星飯店裡編造出來的，而且比如世界人口僅僅最近的30年中，就增加了20億，30年前的比例和今天的同樣比例所包括的人的數量可大不一樣。

一篇評論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者》的文章，開宗明義就是一幅慘不忍睹的第三世界的圖畫：

這麼多我們通常所稱的“發展中經濟”事實上沒有發展。對工業化西方民主國家的大多數公民來說，瞭解在烏干達或者埃塞俄比亞或者馬拉維，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無望活到哪怕45歲，這是令人震驚的。或者在塞拉利昂，所有兒童的28%在到達第五個生日前已經死亡。或者在印度，所有兒童的一半以上營養不良。或者在孟加拉國，祇有一半成年男子和不到四分之一的成年婦女能夠讀書寫字。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認識到，許多——即使不是大多數——世界最貧困的國家沒有進步，至少在經濟方面沒有進步。在那兒，很低的收入和無能的政府，共同造成了這種駭人聽聞的悲劇。在1990年人均收入最低的50個國家中，23個國家1999年的平均收入低於1990年的水平。而且，在27個得以至少實現某種積極增長的國家，年均增長率僅為2.7%。按照這個速度，它們將再需要79年，才能

達到目前希臘所享有的收入水平。而希臘是歐盟最貧困的成員。⁴⁵

一篇評論斯蒂格利茨另一部著作《咆哮的九十年代》的文章寫道，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製造了五個神話：減少財政赤字是重振經濟的第一步；市場有無形的手；政府干預經濟越少越好；對金融市場有好處的東西對整個經濟就有好處；全球化給每個國家都帶來了發展和經濟增長。道理祇有一條，就是美國式資本主義。所有這些神話，都已經破產，“實際上，美國式經濟政策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負面效應：經濟發展速度減緩、失業率明顯增長、收入日益集中，脫貧遙遙無期。”⁴⁶

世界貧困人口的80%集中於亞洲。最突出的是印度。僅就GDP來說，90年代印度經濟年增長率達到6%，印度人已經擁有更多的汽車、電視機和洗衣機。在這個意義上，它算得上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先鋒。印度的王牌是信息技術。但是信息技術產業幾乎完全無助於貧困人口脫貧，多數人也不相信經濟的快速增長將使窮人受益。

在拉美，從1960~1970年，按照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定義，位於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比例，從51%減少到40%，極端貧困家庭從26%下降到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貧困人口的比例並沒有多大變化，但是絕對量在增加、生活質量在下降。英國一家週刊說，“對大多數拉丁美洲人來說，自1990年實施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經濟計劃並未帶來多少實際利益。事實上，與1990年或1980年相比，拉丁美洲現在的人均生活水平並沒有什麼提高。大多數社會指標顯示，該地區實際上出現了倒退。”⁴⁷

⁴⁵〈斯蒂格利茨眼中的全球化——評《全球化及其不滿者》〉，美國《紐約書評》2002年8月15日。

⁴⁶〈新自由主義的神話〉，墨西哥《宇宙報》2004年2月28日。

⁴⁷〈拉丁美洲悲慘的未來〉，英國《簡氏外事報道》2005年6月2日。

實行新自由主義的 90 年代，拉美人均收入下降到了 70 年代初的水平。進入新世紀，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奧坎波承認，拉美貧困人口已經從 1990 年的兩億增加到了 2.2 億。2004 年又增加到 2.7 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魯都有過輝煌的過去。然而現在，秘魯人均國民收入回到了 60 年代；墨西哥成為世界最貧困的 12 個國家之一，工資收入大幅度跌落到 15 年前的 30%；巴西人不得不收集易拉罐勉強度日；而一度以“世界糧倉肉庫”、富裕和教養稱譽拉美的阿根廷，卻發生了在首都大街搶馬肉充飢的悲劇。阿根廷人含著眼淚自我解嘲：“我們有世界最好的足球，還有世界最糟的經濟。”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非洲的主要成就，就是製造連續 20 多年的經濟困境，使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貧民窟”。整個非洲的人均收入，90 年代不過相當於 60 年代。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絕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水平，還比 1960 年低 25%。

第 19，使第三世界的國際地位下降，在國際社會中日益邊緣化和發言權減弱，不再能夠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社會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的成就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曾經使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認識到自己的最大的敵人在哪裡、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在哪裡，形成一種空前團結、共同鬥爭的局面。蘇聯解體，新自由主義泛濫，進一步深化第三世界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首先是美國，採取所謂“區別對待”的政策，按照它們的需要，給予這個國家或者其中的某種政治勢力貸款、援助、扶持，給予那個國家或者其中的某種政治勢力制裁、封鎖、敲敲打打，不斷地製造和擴大裂痕，以收漁人之利。70 年代，第三世界國家齊心協力，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今天就很難設想再出現那樣一種局面了。

第 20，強加一種政治制度，用新自由主義改革把第三世界冷凍起來，使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對於第三世界的統治、使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地位凝固化和永久化。

無論有多少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誇誇其談或遮羞布，西方當局也不會允許出現即便一個和它們一樣強大富庶的國家。第三世界的天真的人們認為，西方會幫助他們過西方富人那樣的生活，或者說，祇要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自己的國家就會成為西方一樣的國家。歷史終究會引導他們從新自由主義實踐的進程和自己的切身經歷中，明白一個已經千百次重複、今天還在以更加惡劣的形式重複的資產階級生存公式：資產階級全球擴張，不是讓世界到處變得同自己一樣富裕強大，而是用自己的需要改造世界，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

這是一種建立在刺刀、金錢、謊言、收買選票的基礎上的政治制度。它有一整套對人民進行控制的機構、法律工具和話語體系。在阿富汗，該走的民主程序一一走過，於是美國兵紮下營盤，隨意殺人取樂；於是一個本來可以自給的國家，不得不靠吃美國糧食混日子，自己的土地則成為名揚世界的毒品產地。在伊拉克，美國先是軍事入侵，佔領石油產地，然後是送來憲法，在民主勝利的歌聲中，飛機向老百姓的婚禮扔炸彈，導彈、衝鋒槍指揮選舉。拉出和美國當局鬧彗扭、被美國兵逮捕的伊拉克總統，法庭開庭，煞有介事，像模像樣。話不投機，就民主得殺害想要說出事實的辯護律師。這一場世紀鬧劇，活脫脫地告訴世界，新自由主義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制度，到底是什麼勞什子。

20 大罪，不過舉其大端罷了。

歐洲流行一本由《經濟學家》雜誌創辦人愛德華·戈德史密斯和國際全球化論壇主席傑里·曼德爾編輯出版的《全球化黑皮書》，

收集一些英美作者的文章。該書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歸結為“施行殖民權力的過程”，並開列出當年殖民列強和今天西方大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若干共同內容：發放貸款，使其依附自己；把當地精英培養為自己的代表，策劃各種政變和顛覆活動；最終摧毀當地經濟；支持腐敗政權；解除金融控制，使窮國成為證券投機的玩物；通過國際貿易協定削弱民族國家的權力；強調增長而不顧及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後果；擴大兩極分化；控制媒體，以掩蓋對自己不利的東西；……等等。

一位英國學者寫道：“原來支持共產黨和左翼民族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向外資開放了本國經濟，擁抱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然而新自由主義發動的戰爭帶給它們什麼呢？——“滅絕人性”。⁴⁸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使聯合國確定的全球最不發達國家的數目，從20世紀70年代的25個，增加到21世紀的49個。對於第三世界來說，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重新殖民地化的過程，是一個付出更慘重代價重演過去悲劇的過程。殖民主義者已經用第三世界人民鮮血和生命鑄就自己統治的大廈，現在，它們又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用第三世界人民的鮮血和生命，來締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永恒天堂。新自由主義的罪惡，與其說是寫在不如說是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勉強借用李密討隋煬帝檄文中的話來說就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⁴⁸ 克里斯·哈曼：〈解析帝國主義〉，英國《國際社會主義》2003年冬季號。